

□ 12
1326
26



公孫丑

上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未嘗當路於齊管仲舉之功可復許乎扶

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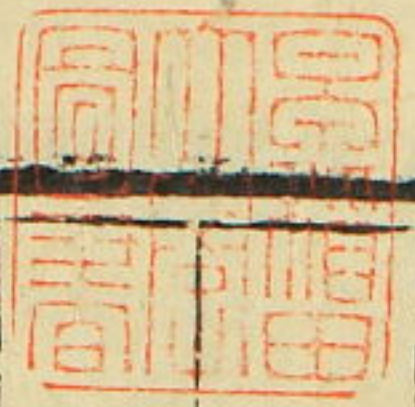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也

蓋設辭以問也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

未知孟子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

而學者亦慕之也



垂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又有聖賢之事

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不悅曰爾何

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

久也功列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曾子六反艱音

增音

垂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就寢不安

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會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

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

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子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句於施為如是而已

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

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韞

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

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

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却規模來低○慶源輔氏曰揚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觀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為者或曰揚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

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警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弁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雙峯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去聲

曰管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平以其君顯。管仲晏平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去聲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

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
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有微子微仲王季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高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

通由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
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
之家也雙峯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上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知音智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
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祗下過千里今齊
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
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眾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矣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郵者統
故曰境上行舍
徐曰郵之言過
使所過也
郵驛也置亦
驛也風俗通曰
漢改郵為置
者度其遠近
之間置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
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

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

置驛也郵駟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甲一置左傳楚

虎曰置步虎曰郵漢西域傳因駟置又聞師古曰即今

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如今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此雙峯饒氏曰

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

雖有時勢
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行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

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甲管仲使孟子當管仲

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

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搜諸侯之

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

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

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嬰晏之事

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

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

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或問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何
分句曰只是
雖由是霸王
不異矣言從
此為霸為王

心是差異 語類
先生問周有公
孫丑不動心章
答云先生曰
孫丑初問謂
任此重事
動心不動心事
答以不動心極
容易感事我
從四十已不動
了告子又先我
不動心 語類

曲禮曰強而仕注
者曰十婚余之仕又云
士志氣堅定強立不
不奪於利害不林於
禍福可以與仕矣

不真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告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告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

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

而動其心乎 雙峯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或四字雖是說

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疑感然後能不

動則又以無 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

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

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

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

非謂孟子以御相富貴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閑事

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 陵陽李氏曰

雙峯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 故知言養

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

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身

不動矣 聖峯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

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

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 東

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

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

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是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 今理

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

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

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 車車先我不動心

音

孟賁 賁音人 能生拔牛角 秦告子名不害孟賁血

氣之勇也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 孟子言告子

未為知道 能先我不動心 則此未為難也 朱子曰

義理明矣。下之物不足動其心。孟子之不動心是
硬定。是麓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
不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
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
所。慶源輔氏曰：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
不動者。已能不
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
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
此。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
得閣下文。黜舍曾孟皆是

有主但有
精粗之分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撻。不膚撻。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挫
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萬乘

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伊糾反。撻。如
反朝音。潮。乘

北宮。姓。黜。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目逃。目被刺而
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
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
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
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
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
謂視刺萬乘之君。告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
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以必勝。人為榮。故無有
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峯饒氏
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乘皆然。○東陽
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
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
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朱子曰：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可見。問：何則？曰：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慶源輔此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眾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黜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心。孟子此處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龐猛之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駁演粗說。○東陽許氏曰：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

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 黜務敵入，舍專守己。

慶源輔氏曰：黜務敵入，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必

我無所懼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聖人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曰：知其所以無忘其所。能博學而進志，功問而近思，看此處又把孟子求諸己，便見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發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

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問如何是孟池舍守約處
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
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
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夏直以其勇之孰勝論
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雙峯講曰
孟施舍取必於其氣象似曾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
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
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
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
則守字活言守定
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好去聲端之瑞反

二詞皆禮記檀弓
上篇之語也古者
棺不用釘惟以皮
條直束之二道橫
束之三道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
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衿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衡與橫同引二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禮記曰儀
說證縮為直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禮記曰儀
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
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
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忤者如何夫利害皆不足
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利害是不畏死
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
縮而不動心○雙峯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焉往
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
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
在所以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
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
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
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
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
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

今人把守氣不
如守約做題自
此不成題自
氣是實物約
是半虛半實
對不得

此告子不動心
之法告子只
就心上理會
持其心言與氣
皆不理會不得
謂失也。有失於
其言則曰無害
於心但心不動
言雖失不必問
也。惟失之於心
則就心上救正
程本復更求
於氣 語類
志乾氣坤

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
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
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

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

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彼他轉換問所以答
得亦周匝然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
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
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
之守氣又不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
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慶源輔氏曰論舍就氣上做工
大略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
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
反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
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峯饒氏曰或問孟

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
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
縮不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

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

夫志之
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乱反以

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吝上聲置其

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

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
速也。速謂年未四十。朱子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
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
過人者。力能堅固執以守其偏之見。所以學雖不
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
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
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
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
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孟子既誦其言
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孟子既誦其言
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
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
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
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此不得於心
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
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朱子曰。以
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
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
已。至於言則難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
病。則外有詖淫邪道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
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
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
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
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
益之。而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
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
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
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
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

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字。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憚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

問氣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者趨者是氣也，而又動其心。今人奔趨而來，偶喚一跌，其氣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其事，亦是氣不定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吉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顛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底，便是不可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如人顛躓趨走，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

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
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
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
動志然志不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途辟豈不動氣氣專
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朱子曰為
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
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最兩邊做工夫志即是
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
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
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趨趨是喜得過分
一怒則怒這便是暴了志却反為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
本不曾動只忽然與一跌氣打暴則其心使動了○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
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過於卒然
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間驚和行鳴
佩至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
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故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

五十里却硬要一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事事節約
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
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匯而不泄反濁了上面
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必
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
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
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
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說所記得其
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直其內
也○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
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止
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息
之存矣○問養氣次第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
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
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
然兩者相夾著方始德一於○雙峯說曰志帥氣也氣
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警亞夫臥不起志帥氣也氣
帥之定慮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
見持其志不可不養其氣也君曰以只容重乎容

論類知言知理也
劉文定說知言
知至也養氣
誠意也亦自說
得好
氣只是一箇氣
但從義理中出
來者為浩然之
氣從血肉身中
出來者為血氣
之氣耳

恭聲容靜氣。容謂行中驕和。中謂心氣。皆是一無暴其
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言志。若心
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矣。故志
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矣。故志
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是以氣也。而一動其心。故志
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行一之說。蓋言
動志之時多。十中常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氣。浩然之氣。惡乎
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
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
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
須是道義一一審過。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
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

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
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
知言。便見得是非。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
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言。
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
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尤詳。以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
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矣。
養故曰。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
體段而言。○酬酢。應接舉動皆合義。則俯仰並無愧怍。故
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
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
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
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體。○雙
峯饒氏曰。盡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
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
○雲峯胡氏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

之性其初本善明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大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以養氣先之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下音扶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章第一節註文疑惑忠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峯鏡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惑○雲峯胡氏曰章百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動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

又去性勇急也

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惘然不顧而已爾

問知言說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旗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亮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所正者亦得之矣

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以氣為未而不知求此所謂正于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未而不知求此所謂正

相反也。其不擊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惛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言也。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

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與懦，亦不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大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一

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

問程子以直字為句，先生以直字為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

至直又此章前後相應，皆長此意。先言自反，初結後言配。

直與道所謂至直養而無害，自大而縮。

至意大抵其至，聖賢詰音有。

其血脈貫通，不教自以已意。

說首理也，養而無害要。

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

又曰必有事，學只集義類。

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大上事。如人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教二反。蓋天地之正

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

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惟其自反而縮，新

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是上文縮字意。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

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新安陳

塞，彌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程子曰：浩

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

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

點句。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

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下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在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捨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曾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切。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缺。坎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朱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

遺書以李端伯所祿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

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祿伊川之言則曰先兄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思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 謹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

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意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抵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曰伊川為人執便道是先兄無此言也 析

黎李成問伊川於以直處点句先生却於剛字下点句曰若於直字断句則養字全無骨力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与義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主所謂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与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 語類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在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也。所爲一身。而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之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峯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所以生。天地之氣。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程子曰。人與天地。只是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般。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善養。故耳。○雲峯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知安行。無非直道。才假乎養。衆人不知。不明。自害其剛。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上章既說浩然如
此又言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謂
養成浩然之氣
以配道義方
觀貼得起不
然雖有道義
其氣懾怯安能
有為無是餒也
謂無浩氣即
如饑人之不飲
食而餒者也
氣配道義有
此氣道義便
做得有力

問浩然之氣人
有據否曰非謂
配便是助但養
那氣充便不餒
氣充方合得那
道義所以說
有助之意
問合而有助之意
曰氣自氣道義
自道義若無此
氣則道義亦不
可見世之理直而
不能自明者正為
無其氣耳譬如
利刀不可斬割
須有力者乃能
用之若無力利
刀何為
李問無是餒也
是指義是指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
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觀
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公於道義者
若無此氣則只是箇衰頹底人李先先生又曰氣與道
義一衣出來朱子謂一箇衣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
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蓋已極於精切矣故朱
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故朱
峯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
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
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那氣來觀貼有那氣來觀貼起
做得定是有力量○雲峯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
平所謂觀貼起來之意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
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
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

問浩然之氣人
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
曰是又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

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

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字仍應前註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程子曰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
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
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率氣在志養
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
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
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
此一事所處而言此理者也○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
道義是所以公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
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動得○兩箇其
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此
氣可將如此道體也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
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若皆理也形而上者也
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

曰這是說氣曰下
面如何便說集
義所生曰上截
說須養這氣下
再起說所以此
氣每一件事得
合義便會生這
氣生得這氣便
自會行這氣

集義謂如十事
有一事不合義
則便有愧須是
集聚眾義然
後是氣乃生
非義聚而取
之非是於外求
得是義而轉出
此氣也

非義龍而取
之謂積集於
義自然生得
此氣非以浩然
為一物可以義
龍衣而取之也

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
而後得以行焉蓋三首准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
而無間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
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為憊然之餒矣或略知
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
以自振矣○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
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故
幸所以也底
常恁地浩然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箴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

侯襲莒音舉之襲春秋襲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

還襲莒音舉○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

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

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

也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上皆直仰不

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

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

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

此浩然之氣不是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

而掩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說氣下兩句是

字與非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

字對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生字正與取

一事之義勇而為之壯吾氣無生慊快也足也言

底道理只是止容氣取不欠則消矣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

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

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月中
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一事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
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告子不知
而心不慊則此氣餘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
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反以義為事則必不能
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
義之意詳見反形句言子上篇而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
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大時集義然後生浩然
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
知直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去台於義
故直心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
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
外工夫其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空
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峯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
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
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
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二

必有事焉而勿
正却似高飛
魚躍之言此莫
是順天理自然
之意否曰孟子
之說只是就養
氣上說程子
說得又高湏
是看孟子了
又看程先生說
便見得孟子
只說勿忘勿助
長程先生之言

餒字之方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
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
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
氏曰二是一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
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
此非如彼耳○雲峯胡氏曰集義即是直養義襲而
取之即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集義訓慊字與大學音義
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
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
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
也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
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
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
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

於其中却有一箇自然底氣象

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是極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

顯史之有事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

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

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

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

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

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

是也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于遂

師也局為重師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詞若辭重

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如作正心義亦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

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

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

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

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

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久養而已揠則反以害

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朱子曰勿正勿忘

以待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

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

剛毅無所屈撓便長氣未至於浩然便是助長必有事焉

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

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行不要借便○論集義所主則

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

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

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
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
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久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
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
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
之得失事之是非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
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
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
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
何曰此只是氣氣便是黜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章須
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
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
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人為加
之然欲不忘則道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
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
甚故引握苗為喻閔苗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
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
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

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
以道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
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
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
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握苗者也惟其
是集義所生者故當以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
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正道
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
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
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
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
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
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作長
乍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
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
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峯明氏曰必有事焉是
念念必合於義而無一息之不義也○事必合乎義而
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
必有事是此集義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

如彼淫邪道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

孟子說知言養氣必止是到聖人後起必從吾言矣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或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舜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且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逐云舍

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一集註亦是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前後相應學當字字體認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反害之矣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忘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握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諛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反又問而季子答之也諛偏陂卑義也淫

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

隔也陷沈俗作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

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

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

之病矣朱子曰諛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故其辭諛諛是偏陂此理本平正他只說

得一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說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過遠浩翰纒纒地陷入深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一

事不成。物不遂。其辭道。道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揚窮。窮是說不去了。故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道。辭。問揚墨似。故。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道。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為得。邪。道。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非。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好。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蔡。氏。曰。知。言。則。蓋。孟。子。之。時。揚。墨。之。言。盈。天。所。知。獨。說。邪。道。之。辭。何。也。急。故。曰。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慶。雙。峯。饒。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慶。陽。邪。道。屬。陰。蓋。說。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波。之。深。道。是。邪。之。極。如。揚。墨。初。以。為。我。兼。愛。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

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邪。道。意。必。因。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因。我。起。於。意。該。淫。邪。道。起。於。說。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該。淫。邪。道。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窮。是。病。源。見。義。而。不。見。仁。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說。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雲。峯。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賢。之。學。始。○雲。峯。胡。氏。況。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所。以。然。也。特。上。文。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失。者。而。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亦。其。

深得集註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
之意者歟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
下之理其孰能之政先政而後事關揚墨說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
而全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慶源輔氏
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
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
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
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
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
矣○雙峯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
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
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雲峯胡氏
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誠淫邪道之言即異
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

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空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
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
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程子曰心通
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程子曰心通
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
人曲直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眾若猶未免雜於
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程子之說莫直是喻
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
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雙峯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
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
上做來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言自謂
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為外所以只取必於口全不

朱子與郭氏言論此章

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為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套辭。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的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穎三山人

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如稅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形句於行

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

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

也。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

知言則在己。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慶源輔氏曰。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與養生宜。非德行乎。程子曰。孔

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後復學者務本而已。嘗疑胡氏曰。此以後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

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

子貢問答之辭以言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

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

也以深推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啓室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雙

峯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

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并閑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下股

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耳安處上聲下同也公孫

丑復扶又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

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并閑氣質不偏理義

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陵陽李

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

問顏子具體而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与不全

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鞮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鞮七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形此篇之末及

萬章下篇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六子

聖之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朝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問伯夷伊尹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茂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齋王氏曰：此亦是

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

本節自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為聖人

矣。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

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亦

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字，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

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汙是汙下

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汙下矣。高

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不必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

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

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於堯舜

失者，南軒張氏曰：殊不思孟子引宰我此言為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玉峯

云：成一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

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

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
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與端轍之苟
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
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個人連堯舜也不識
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
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
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凡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
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楚宜等百世之王，無有能
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
之政聞樂知德，一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

之而見其比，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

子貢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予貢之意蓋言
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
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
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樂
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
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
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
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同。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
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也。萃，聚也。所
聚之言，自出聖人固皆異於眾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
中

之聖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學，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絕反也。雙峯饒氏曰：孟子要學聖人，故於子游子夏子張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公孫丑疑孟子動心，血脉貫通而後可。雲峯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既聖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深，乍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章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遷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底，方能救民，不可得也。武王宣聰明作元后，若無前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宣聰明作元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之中，若無這宣聰明，方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方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為不

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以力

行之終非已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志也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

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

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餓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董子美玉砥砭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聲其得之之

道不能免也。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問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聲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

能者有牙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

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曰不足之意可見矣。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

根為杜
釋文曰去作杜東有謂

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曰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祭也

詩云道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鸛鳴反鸛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追及也徹

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縲音綿音補音也牖戶

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備音也音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

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
以為知道也雲峯胡氏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
詩者知道也
天下之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自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雙峯饒氏曰般樂則不
暇貴德尊士
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
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
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雙魚
列反

詩太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

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

生也書作逆雙魚逆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

政刑自求福也
仁之辱如此
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畏罪者強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
強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
不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
人欲之理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糊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
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

禮記王制曰古者
公田藉而不稅
七十而助助者
藉也但借民
力以助耕公田
而不取其私田
之稅

市廛而不稅
注廛市宅也
賦其市地之
廛而不征其
貨也
閭譏而不征
閭之設但主
於譏察異服
異言之人而
不征其往來
貨物之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澤梁魚鱉
也長樂陳氏
曰公田藉而不
稅所以寬農
市廛而不稅
所以寬商閭
譏而不征所
以寬旅山澤
以時入而不禁
所以寬萬民

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
治天職以至去讓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禮地官司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字賞而行市以量度教質價同
而徵債音育以質劑即墜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
以泉府同貨而斂餘大市日昃市日昃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
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
蓋遂宗者多則廛而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子曰市廛
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

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
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
已雖廛賦亦不耳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
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
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
租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
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
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
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
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前篇雙峯饒氏曰關譏之制凡眾途所會之
關今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
者出納之

者出納之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方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

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

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禮周

地官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

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

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巾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

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

毛者罰以一里二卜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

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

夫稅家粉也夫稅者百畝之稅今戰國時一切取之而

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絲役

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平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

也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

法與此正相乃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

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

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

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

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未流

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

之征如今庶役夫正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

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

不從若湯武是也雙峯饒氏曰使君所命天吏天所命
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伐之
○此章言能行王政
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雙峯饒氏曰

者之治乃是此章之人皆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
下之民亦仰之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
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鄰國乎
擴天理也人欲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子曰無天

則設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
已譬如飯餽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
裏面裏便蒸得熟天地即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
處裏一考便生一畜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
子相見只會磨出這物事○雙峯饒氏曰人心慈愛惻
但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
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
心程子曰云惻隱之心不能生但道是愛人之謂是生
冬曰古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
為最靈宜乎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皆具此理何况人
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不忍
心所以後而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仁發出來便是忍人
不忍見此心之當也若見此心而不動心則何忍非人
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

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

而應用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峯饒氏曰

人之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

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眾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

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

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

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

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林音黠內讀為

納要平聲惡去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

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

也惻隱由傷深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內結要求聲名

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密矣

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

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

是言充塞周遍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

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

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

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

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

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腔

聲下

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必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

方在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

人欲之私矣朱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纔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

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

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來底事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遇一人衣冠而揖我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

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真氏曰孺子

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

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略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吐雷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

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

有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隱之心公且道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朱子曰惟是有惻

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朱子曰惟是有惻

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謂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是非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此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口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性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口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首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所以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蒲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

讓是非之心出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知性也心統性情者

也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管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曰此六字端緒序也譬之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橫渠語端緒音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俛也物之緒也一團絲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爲緒外也蒲田黃氏曰先尋其緒則千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絲萬絲續續而上

孟子卷之三

四

智

猶有物在而緒見於外也

說端乃是尾如何朱子曰以體用言之則四端是始而後有用

亦可說仁義禮智之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則在第三

一箇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

時自有次第○四端入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

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

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

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入字便如八節如惻隱自是情

仁自是性性即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

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

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

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

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

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

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

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

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

所可惡這裏心之端便動若事親從兄又是自然

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

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

流行而其貫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意

則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也正如春之生氣貫

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

冬則生之藏也○此溪陳氏曰四端之體是說外面可

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皆

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

本不可以見於外○孟子時異端起性往性以性為不善

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為性星之奔無寸之尺而

自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

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每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之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能推之於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宜。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充廣。則如火始然。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眾人皆有。若擴充。似非眾人所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眾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君子但患人之不知。不為耳。○張氏勸老曰。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人之不知。不為耳。○張氏勸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

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始動。乃是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魯馬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便萌於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終動心。欲便萌於其仁。將不可勝是而人欲。日長。夫理日消。而仁之端。漸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雲峯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存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

此因者行誤也
無之

憾矣。謂始也。此言天之所不能自。所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不能自。所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不能自。所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

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

矣。雲峯胡氏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皆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

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又曰。四端不

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

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

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

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

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

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

雲峯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

一。看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

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五木位乎東。木可以西。於

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

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

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

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

一名。然無上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上

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

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

四端之外。合看。則上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

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之心。貫四者。一。仁

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

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眾人。則不

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滅。真自棄也。又按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

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

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充。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入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

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夫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德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

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仁義禮智皆天所予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

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問仁天之尊爵先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在久則言引以為證。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

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離者，去聲也。故曰安宅。此又

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

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

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西山真氏曰。仁者我所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

為言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須然

不覺故不智不智則憤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

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

諸己而已矣。聲中去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雙峯饒氏曰。此上三章皆是

則榮一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及字即外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幾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為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孟子集注卷之三

此拜昌言大禹謨
舉陶穀皆有此語
其言也拜所以故
其上也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用子曰仲由喜聞
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謀疾而忌醫寧
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
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
其功深矣○慶源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
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
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
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
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
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
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

也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修
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
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
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木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
聲樂

洛音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
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解吝
字而舍以從

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解樂字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

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
為善乃公也○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

下之公理本無不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
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
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
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

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
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
樂於見取便是許勛他為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
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
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
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
有無其存者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
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
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
人為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
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
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
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
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
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
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推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道而
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重者不受也不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重去而不顧之貌浼汗
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
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
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
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
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止
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群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
不怨阨窮而不憚改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洪音逸祖音但湯音錫裸魯果

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

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

惠之言也袒裼霑膺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

並進也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而止之而止者言

欲去而可留也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

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解作

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問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汗

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雙峯饒氏曰他人不羞汗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反側格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反

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朱

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口這也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關處纔有欠關處便有弊所以孟子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未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二公易其

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收得二分不得那九分
清和之偏處了問來恭是處已是待六日是待人如
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
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為
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
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
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雲峯胡氏
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
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陳
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
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
欲人法夷惠之得文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
至矣○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
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
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
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